

老随笔

20 世纪世界音乐大师卷

Old Jottings

主编 南黛 鲁越

大音乐家**赵季平**

评述：

音乐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的自我解放。音乐同时又是一种精神桎梏。从这些大师的文章里我觉得我们就是音乐的奴隶。

Music

海潮出版社



老 随 笔

▷ 20 世纪世界音乐大师卷 ◁

主 编 南 黛 鲁 越
副主编 刘 锋 王 杭

海潮出版社

责任编辑:程 云

封面设计:宋成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随笔/南黛,鲁越主编. - 北京:海潮出版社,2001

ISBN 7-80151-473-4

I.老… II.①南… ②鲁… III.随笔-世界-选集 IV.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6272 号

老 随 笔

——20 世纪世界音乐大师卷

主编 南黛 鲁越

出版:海潮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100841)

印刷: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4 字数:1000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51-473-4/I·69

(全四册)定价:88.00 元



序

音乐是一种美。

音乐是一种唯美。

音乐是一种感情的升华，一种感情的渲泄和安慰。是一个人从小到大，从大到老，从生到死的精神寄托，同时又是一种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浪漫情结。

音乐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的自我解放。音乐同时又是一种精神桎梏。正是因为这两点，我们就成了音乐的奴隶。

音乐是一种声音的流动建筑，一切音乐要素——旋律、和声、对位、配器——必须融合在一个流畅的形式中。这个形式从基本观念到高潮展开都能在有机装饰中完美自己（哈里斯语）。

音乐斑驳陆离的色彩常常让人迷失了方向。那些在被绿色尽染了的田野上哼着小曲劳作的人们，那些在飘荡着机油味儿的硕大工厂里吹着口哨上下班的人们，就这样被陶醉着、抚慰着、激励着又希冀着。而远在几百年、几千年前，人类的祖先曾无数次地迷失了自己。中国圣人孔子，因为听《韶乐》，三月

不知肉味。痴迷如斯,无以复加。

20 世纪是音乐的盛世。20 世纪诞生了诸如德彪西、施特劳施、小泽征尔、梅纽因、杰克逊之类的大师,同时还诞生了诸如德彪西所作管弦乐曲《牧神午后》等一大批音乐巨作,令 20 世纪的音乐界像一个花团锦簇的花坛,姹紫嫣红竞相开放,盛况空前。

中国在改革开放 20 多年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带来了精神生活更高更新的追求。今天的中国,热爱音乐的人数之多,是史无前例的。整个国民音乐素质修养水平之高也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音乐盛世即将到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结果。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 5000 年灿烂文化,是中国本土音乐的摇篮,是世界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比如陈钢、何占豪合作的协奏曲《梁祝》,就是在中国的灿烂文化里吸吮了营养而诞生并享誉国际的。

响彻在维也纳金色音乐大厅的中国民乐像轻盈的风在西方穿梭,那只不过是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前奏。中国的音乐和中国的音乐大师必将像飓风一样席卷世界!在世界的东方必将诞生一个令全人类向往的音乐王国——中国!

这是海潮出版社出版的《老随笔》丛书——20 世纪世界音乐大师卷——带给我的遐想和启示。作为一个音乐家,能为这样一本汇集如此众多的音乐大师的心声的书作序真是荣幸至极。愿这本书能够带您走进音乐的圣殿,给您插上“金色的翅膀”(威尔第语),给您的人生涂抹重彩,让思想和生命共同辉煌。

2001 年 5 月 18 日 西安

目 录

序 赵季平(中国著名音乐家)

[意]	威尔第	(1)
	2 金色的翅膀	
[法]	德彪西	(11)
	12 理查·施特劳斯	
	15 天才的启示	
	18 回忆威柏	
	20 露天音乐	
	23 忘却的深渊	
	25 一个反对“音乐行家”的人	
[美]	格什温	(31)
	32 音乐是一门情感的科学	
	34 爵士乐的节奏	
[德]	施特劳斯	(36)

	37	产生旋律的灵感	
	42	指挥的资质	
	44	写在唱片套上	
[法]	萨蒂		(46)
	47	我与德彪西	
	48	杂谈	
	50	动物的智力与音乐才能	
[奥]	勋伯格		(52)
	53	天生的钢琴家	
	56	当代钢琴之后	
[奥]	汉斯立克		(59)
	60	音乐的美	
[俄]	普罗科菲耶夫		(67)
	68	旋律会不会枯竭	
	72	艺术家与战争	
[俄]	肖斯塔科维奇		(80)
	81	索列尔金斯基二三事	
	86	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	
	89	我看到契诃夫	
	93	关于马雅可夫斯基	
	97	乌有的“诗人”	

	99	勇敢的乐曲	
	102	见证	
	104	艺术与真实	
	109	乐思	
	114	生与死	
	115	老橡树挡在他们的路上	
[日]	宫城道雄		(123)
	124	春之声	
	128	四季的情趣	
[中]	冼星海		(135)
	136	《黄河大合唱》	
	137	留学巴黎	
[日]	武满彻		(143)
	144	有感于“凝缩后的音乐”	
	147	关于人类的存在危机	
[美]	哈里斯		(150)
	151	我越来越迷恋音乐	
[英]	伯吉斯		(153)
	154	旋律的奥秘	
[日]	小泽征尔		(158)

159 我的指挥生涯

[英] 科尔曼 (202)

203 论肖邦

205 论死亡

207 论贝多芬

211 疲惫

[美] 科普兰 (213)

214 现代音乐是我们的音乐

[意] 帕瓦罗蒂 (217)

218 中国之行

237 成名

[苏] 哈恰图良 (247)

248 略谈普罗科菲耶夫

[中] 谭盾 (255)

256 美国之梦

264 无声的震撼

[日] 小室哲哉 (274)

275 杂种文化

278 莫扎特的秘密

- [英] 麦卡特尼 (281)
282 伤逝
- [美] 梅纽因 (285)
286 幼时心目中的英雄与读物
289 受不了流行音乐的喧闹
291 做作出来的艺术效果令人作呕
292 小提琴更有人情味
295 生活是创作的宝贵源泉
297 我没有积聚财富
299 演出中的意外
303 我的护身符
- [法] 奥里克 (304)
305 我的恩师
- [俄] 夏里亚宾 (311)
312 面具与心灵
- [日] 斋藤由贵 (319)
320 永远的一夜
325 梦
- [美] 杰克逊 (330)
331 我喜欢领导新潮流
333 成功后的欢乐与烦恼
336 善良的母亲,神秘的父亲

意
◎

威
尔
第

□大师简介□

(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生于帕尔玛公国布塞托市。自幼显示卓越的音乐才华。早年先从乡村管风琴师学习,后师从拉维尼亚学作曲。1838年创作第一部歌剧《圣波尼法乔的奥贝托伯爵》。1848年革命时期,他创作了爱国战歌《把号角吹响》。他的歌剧《莱尼亚诺之战》中的合唱曲《意大利万岁》,成为革命人民的爱国歌曲。主要作品有《弄臣》、《游吟诗人》、《茶花女》、《西西里晚祷》、《命运的力量》等。

金色的翅膀

1833 或 1834 年,在米兰有一个由一些良好的音乐家所组成的爱乐协会,由乐师马志尼领导。虽然他没有较高的音乐知识来使他超群出众,他至少具有耐心和毅力。而这对于专业的协会是必不可少的品质。那时,他们在排练海顿的《创世纪》,准备演出。我的老师拉维尼亚问我是否愿意在排练时出席旁听,为的是向他们有所学习。我极其高兴地接受了邀约。

没有人注意到静悄悄地坐在大厅里的一个黑暗角落的青年。排练是由费勒里、波诺尔迪、阿尔马晓 3 位大师来指导的。一个晴天,由于某种奇怪的巧合,所有的 3 位都没来。演奏(唱)者开始焦急了。这时,由于马志尼没有勇气在钢琴上弹奏总谱,他转过身来请我担任伴奏。他也许对于一个无名的青年艺术家的能力信心不大,说:“假如你仅仅用低音来伴奏,也就够了。”

但是,我那时刚刚完成了学习,不至于被一部管弦乐总谱所吓倒。我答应了,在钢琴前面坐下,准备开始。我清楚地记得那些一知半解的人所相互传递的讽刺的微笑。我年轻的面孔、瘦削的身体和破旧的衣裳,是不会令人肃然起敬的。

排练开始了。我逐步熟练起来。以后,随着我的兴奋的高涨,我不限于单纯地伴奏,而开始用右手指挥,左手弹琴。在排练结束

以后，我从各方面得到夸奖和祝贺。

在这件事情以后，上面所提到的3位音乐家要么是由于太忙，不能继续承受这个工作的负担，要么是由于其它障碍，音乐会完全交给我来指导。这次公开演出得到这样大的成功，以致我们将它再一次在贵族俱乐部大厅、在莱纳大公和米兰社会人士的出席之下举行。不久以后，波罗梅欧伯爵要求我创作一部包括人声和管弦乐的大合唱（如果我没有记错，是为了庆祝他家庭里的一次婚礼）。我应当在这里说明一点：从这一切活动里我没有获得金钱上的利益，我是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服务的。

现在，马志尼似乎对年轻的艺术家有信心，建议由我为他所领导的剧院创作一部歌剧。他送给我一个脚本。在索莱拉将它修订以后，它成为《圣波尼费丘的伯爵奥贝托》。

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回到布塞托；我同时在那里得到了风琴师的职位。在布塞托我住了3年左右。当我写完这部歌剧时，我带着整整齐齐的总谱回到米兰。为了预防意外，我亲手将所有的歌唱声部的分谱抄了一份。

但是，现在困难开始了。马志尼不再是剧院院长了；因此，他不能上演我的歌剧。不过，要么是由于他对我有真正的信心，要么由于他只是想设法表示他对我的感激（在《创世纪》以后，我一再给他帮助，排练和指挥了包括《灰姑娘》在内的其它作品，而且始终不受报酬），他不肯承认有任何障碍，保证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要做到一切，来使我的歌剧在拉·斯卡拉剧院上演。波罗梅欧伯爵和帕塞提律师应允支持马志尼的计划；但是，老实说，他们的所谓支持，无非是几句陈腐的推荐的话语。反之，马志尼却煞费苦心；而且，他发现大提琴手梅利济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后者业已在剧院和我相识，信任我的才能。

最后，我们成功地为它在1839年春季的上演作好一切安排。

而且,这种安排的方式给我带来双重幸运。一则是,我的歌剧能在拉·斯卡拉剧院上演;二则是,竟能得到像斯特丽波妮、男高音莫里安尼、男中音朗孔尼和男低音马里尼这样四位真正不同凡响的演员。

角色分配好了,排练还来不及开始,而马里尼已身患重病。一切归于停顿。现在,再也没有人甚至梦想上演我的歌剧了。我极端失望,准备回布塞托去。

那时,拉·斯卡拉剧院的主持人是莫列里。一天晚上,他在舞台边厢于无意中听到斯特丽波妮姑娘和朗孔尼的交谈。前者在谈话过程中对于《对波尼费丘的伯爵奥贝托》表示十分赞扬,而后者完全同意她的见解。

于是,歌剧主持人莫列里叫我去见他。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由于这些赞成的意见,他有意在下一季度上演我的歌剧。不过,既然扮演剧中人物的演员和原来所决定的不同,假如我接受的话,我要在总谱上作某些修改。在我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个好建议。我年轻,完全无名,竟能找到一位有勇气上演我的一部新作同时不向我要求财政担保的剧院主持人;而这种财政担保是我所无法提供的。

虽然《奥贝托》不能说是不折不扣地引起了轰动,它至少受到这样大的欢迎,以至于在不少的演出次数之外,莫列里决定增加几次非预约性的演出。演唱者马莉妮(女中音)、萨尔维(男高音)和马里尼(男低音)。前面说过,为了适应这几位新的演员的嗓子,我不得不将我的音乐重新作了一些安排。我也根据莫列里所建议的戏剧场面和索莱拉的诗人,创作了一首四重唱曲。这首四重唱曲成为我的总谱里最成功的段落之一。

现在,莫列里提出一个在其时是异乎寻常的建议。他向我提供一个创作合同,要在八个月的期限内写成三部歌剧上演。

我立刻接受了。不久，莫列里在起程去维也纳之前，委托诗人罗西写作脚本。这就是《流亡者》。我对于这个脚本并不真正满意，也还没有开始音乐创作。恰好，莫列里在1839年头几个月里回到米兰，告诉我：由于节目上的要求，他绝对需要一部喜歌剧在秋季上演。他说他要立即为我找一个脚本，而《流亡者》无妨放到以后再写。我不能说个“不”字。莫列里把几个由罗曼尼所写的脚本给我阅读。这些脚本是由于不成功呢，或者由于天知道的其它什么理由，都业已被人忘却。无论我怎样用心阅读，一个也不合我的心意。情势越来越紧迫。于是，我终于从中选择了一个似乎是缺点最少的脚本。它的名称是《假勋章》，以后改为《一日为王》。

那时，我和我的小家庭——我年轻的妻子玛格丽塔·巴列齐和我们的两个小孩——住在一个朴素的公寓里。我还来不及开始工作，就患起恶性喉炎来，卧床很久。当我刚刚开始恢复时，我记起了房租3天就要到期；我为此需要50元。虽然当时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也并不严重。然而，疾病和痛苦使我无法事先作好准备；而米兰和布塞托之间的通讯情况既然如此（邮件每星期只走两次），也不可能及时写信给我的好岳父，请他援助。无论如何，我要如期付租。尽管我很不愿意依靠第三者来解决问题，我还是决定托人请求莫列里给我50元，作为预支也行，作为10天8天的借款也行，以便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写信去布塞托并接到上述汇款。

为什么莫列里没有暂时支给我这50元，理由用不着在这里说了。这不是他的过错。但是，我深深地感觉苦恼。我不能使我自己后退一步，使租金的交付哪怕只有几天的拖延。这时，我的妻子看出我激动的心情，拿出她少量的首饰，用我所不知道的方式方法，凑成了这个数目，拿来给我。我深深地为她这种忠诚的表现所感动，对我自己发誓，一定要全部归还给她。多亏我的合同，不久

我就愉快地做到了这点。

但是,现在一系列最可怕的灾难向我袭来了。我的小男孩在四月初病倒。医院无法找出他病痛根源。可怜的小家伙在他母亲怀里慢慢地消逝了。她伤心得几乎发狂。这还不够。几天以后,轮到我的小女儿生起病来,而这个孩子也从我们手中被夺走了。甚至这样还没有完结。在 6 月的头几天里,我年轻的伴侣自己得了大脑炎;在 1840 年 6 月 19 日,第三个棺材从我家里抬出去了。

我独自一人了……孑然一人了!……在两个月零几天里我失去了 3 个我所爱的人。我的整个家庭一去不返了。然而,在这种可怕的精神痛苦之下,为了避免破坏我所签订的契约,我被迫进行一整部喜歌剧的创作!

《一日为王》没有获得成功。它之所以失败,一方面无疑要归咎于音乐,一方面也的确是出于演出的过失。在我的灵魂被压倒一切的不幸所撕裂、我的精神因歌剧的失败而痛苦的情况下,我确信我再也不能从艺术得到慰藉,下定决心永远不再作曲。我甚至托人替我向莫列里要求解除契约。

莫列里叫我去见他,拿我当作一个任性的小孩来对待。他不肯相信单独一次失败就能使我厌弃了艺术,说了一些如此这般的话。但是,我坚定不移,直到他最后将合同还我,说:“听着,威尔第,我不能强迫你作曲。可是,我对你的信心始终坚强。谁知道,说不定某个晴天你可能再动起笔来。在那种情况下,我所要做的只是在季节开始以前的两个月让我知道;我保证你的歌剧上演!”

我感谢他。但是,甚至这些言语也没有能力使我改变我的决心;我和他分手了。

我在米兰住了下来;灰心失望之余,对于音乐丝豪不再考虑。后来,在一天晚上,当我离开克利斯长佛利画廊时,我面对面地碰

上了前往剧院的莫列里。这时,天空下着大雪。莫列里挽着我的手臂,要我陪他走到拉·斯卡拉他的办公室为止。一路上我们谈这谈那。他告诉我,他由于一部他必须上演的新歌剧而遇到难关。他委托尼可莱来创作这部歌剧;可是,尼可莱对脚本不满。

莫列里大声说:“你想想看,索莱拉的脚本,好到绝顶了!!……光辉灿烂!……绝对不同凡响!!……场面紧张……宏伟,戏剧性的情节,美妙的诗文!……而这个顽固不化的尼可莱蛮不讲理,说什么他对这个脚本的歌词无法可想!……我现在狼狈不堪,简直不知道到哪里赶紧找一部其他的歌剧。”

我安慰他说:“我能帮助你。你不是叫人为我写了《流亡者》么?我还没有写一个音符。这个脚本听凭你的支配。”

“太好了!……这就是我所谓的‘幸运’!”

在谈话过程中,我们到了剧院。莫列里叫人立刻从档案里找出《流亡者》的剧本。同时,莫列里拿出另一手稿给我看,叫喊似地说:“看,这是索莱拉的脚本!这样令人惊奇的材料竟然被他拒绝!你拿去读读吧!”

“我要它做什么?不行,不行,我无心阅读脚本。”

“它不会咬你,是不是?拿去看看,再还给我就是。”他一边说,一边把手稿塞到我的手里。这是一个按照当时的风尚,用大字写成的厚册子。我将它卷起,辞别莫列里,回我的寓所。

在我步行回家的路上,一种模糊的焦虑侵袭着我,一种深刻的忧愁,揪心的苦恼!……到了家里,我用几乎是猛烈的姿势将手稿扔在桌子上面,在它的前面站着不动。它在掉下来的时候,自己打开了;在我没有感觉到的情况下,我的眼睛凝视开着的一页,和下面的特殊的一行:

“飞呀,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

我迅速掠过后面的诗文,深深地被它感动。尤其是,由于它几